

韦
践

回 归

(上册)

作家出版社



作者像

2013. 11月是在她40岁生日在来北京。由哥+姐+弟
+三姨。有时中午饭来北京。回来他7岁。她
只记得她养人教同白开水吃养干菜。时间过
去他过地4岁。主行前。先找到两是是他在的。
主行好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自己的。

还在二重伟十岁时，哥儿俩就闹开了。
爸儿好，非常难生。小重伟同从十岁开始是哥儿俩大
的。生来就喜欢哥儿。所以管得就乱来。打打闹
闹。爸儿把全部的心血和钱全部倾注在儿和
姐身上。不说平时叫哥儿。总要抽空就叫一
如两个儿子。二重伟和姐儿从没有离开过爸儿。
这次爸儿是作为代表派去外地商办。改生。二重伟
能不担心吗？显然二重伟是做了最大努力，正努力
控制难生的心肝。但爸儿流出了两行热泪。

98

作者手迹

亲 情

千山疑无路，
残雪十四冬。
莫道春来迟，
夏后仍是秋。

作 者

一九九五年八月

抹不去的记忆

吴之联

韦践的《回归》，自一九九四年五月份，历时十八个月的时间，终于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赶在香港大回归之前脱稿了。

这部长达五十万字的回忆录，是利用一年半的业余时间完成的。全书跨越四十年的历程，真实地再现了其間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问题的一个侧面，可使过来人勾起不尽的追忆，有辛酸、有坎坷、有悲欢离合，也有幸福、有欣慰、有心灵共鸣；也可以让后来人从中辨析祖国运行的轨迹，审视两代人的沧桑人生，从而唤起人们的良知，从而尊重生活，珍惜可贵的人生。这是该书的特点之一。

该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潮中，作为崛起的新的一代企业领导人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崭新局面，如何抓住这个振兴中华民族经济的千载难逢的良好机遇，用足用活党的各项现行政策，按照国际惯例，借鉴先进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审时度势，处理好各种棘手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树立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雄心斗志和气魄，大胆采用人类最先进的管理办法，去开拓世界一流的经济成功之路，运用全人类的聪明智慧为整个人类创建更多的财富，一条宽阔而艰难的路展现在人们

的面前。

书中没有跌宕起伏的悬念，有的只是平铺直叙的人间常事，犹如一方春雨后的嫩草坪，舒舒展展，又犹如一泓由心田流淌出来的小溪，自然流畅……

楔 子

谷雨刚过，又下了一场透雨，麦田一片翠绿。

一辆奥迪牌小汽车由省城驶出，驾驶员的后边并排端坐着两个中年人。一个略胖显黑的不时在讲着什么，另一个白净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人一边听，一边用惊奇的眼光向窗外看着什么。

宽阔笔直的马路两旁，方方如海如涛的麦田快速地闪到车后，驾驶员小赵师傅全神贯注地驾驶着小汽车，轻车熟路，也显得轻松自然。

汽车行使两个小时后，一片崭新高大的建筑群出现在车的前方。

这就是奥迪车要去的目的地。

这就是设计能力年产原煤 45 万吨的现代化煤矿。

车子驶进了陵阳煤矿，停在六层办公楼前宽敞的水泥地面上。

矿办公室主任老章热情地接待了客人，待了解来意后，章主任径直走到矿调度室，接通井下电话，传话找蔡矿长，说他的老同学来了。

海拔 200 米的矿井深处。

一一三—东工作面自上月首次进行一次采全高放顶煤以来，一连串的生产技术问题亟需解决。此时，矿长蔡亦践正和其他几位矿级领导与工程技术人员现场办公。电话传到后，老蔡一时想

不起现在会有谁来。

他毕业近二十年了，同学遍布华东各地，还有同学调到了部里。心想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人没有动。

时间不长，一名区长请老蔡接电话，说是黑桃帽头来的电话。老蔡听后不禁心头一怔：又是一个“黑桃帽头”。

二十分钟以后，老蔡与副矿长郁国良，总工程师方舟离开了工作面现场。

老蔡回到办公室已经中午十二点多了，“黑桃帽头”、省乡镇企业局副局长鲁凡由室内迈了出来，刚见面就抱怨开了：

“不敲催阵鼓，还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老蔡一边与鲁凡握手，一边略表歉意地说：

“这不是上来了吗，井下现场有些问题急需解决，耽误不得，请老同学海涵。”

边说边走到他的办公室门口。而后，老蔡笑着对面前的鲁凡说道：

“有失远迎，不知哪股风把你吹来了！”

鲁凡大声大气地说：

“我常来无所谓，这次给你带来一个人，我来介绍一下。”

边说边向戴金丝边眼镜的人介绍：

“这位就是陵阳煤矿矿长兼党委书记蔡亦践。”

鲁凡狡诘地眨了一下眼睛，向老蔡介绍说：

“这位是若先生。”

老蔡迎了上去，用大手握住牟先生伸上来的双手：

“欢迎，欢迎到我们矿上来。”

此时，显得格外激动的牟先生紧握着老蔡的手，双眼闪动着泪花向老蔡凝视着。喃喃地、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真想不到当年班上的小不点、学习尖子也这么老了。”

此时老蔡疑虑地注视着对方。

鲁凡呵呵大笑起来：

“就凭这，今天也得多喝两盅。怎么，小不点，真的记不起来了，他是牟牧呀。”

“呵，牟牧，是‘老常’啊，你还回来呀！”

说着，老蔡忘情地一下子把牟牧紧紧地揽在怀里，随后把这位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按坐在沙发上，认真端详着。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触景生情。牟牧看到分别几十年的儿时的学友仍然纯纯朴朴，相处如初，忍不住高声吟了起来。

蔡亦践看到老同学万里迢迢，赶回来看望自己，从心里感到高兴：

“在外飘流这么多年，大洋彼岸的米饭也没有把你喂胖。”

“看来是胖不起来了。这样也好，来回坐飞机便利。”鲁凡看到如此动人的场面，也来凑趣。

老蔡习惯在办公室里接待客人，就他的意思来讲，一是显得亲切、随便；二是可以同时兼顾料理其他应急性事务，提高工作效率。除非是客人太多坐不下，方才把客人领到隔壁会客厅里，即使留客吃饭也在办公室内吃工作餐。

“好吧，老同学相聚，就在这里吃饭吧。”

蔡亦践边说，边张罗着。

此时的鲁凡坐定后，一边大口大口地抽着烟，一边不无卖弄地说：

“牟牧还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供职已经快十年了，也没多大

的发展头了。这次到北京参加国际研讨会议，散会后，有意留下回老家来看看。到齐城后，附近的同学都先后见过面了，不在省城工作的不到十人。老牟提议多年不见了，最好都聚一下。这不，第一站就跑到你这里来了，事先就打了埋伏，不给你打招呼，来一个突然袭击。怎么样，还真让我给猜中了，你老蔡肯定不会想到他会来。”

“真有你的，老班长。”

老蔡一边让人坐下，连司机总共四个人，菜也上齐了，四个菜一汤。

老蔡对办公室主任说：

“老章，破破例，再上一个辣椒炒干巴鱼和一个萝卜丸子汤。顺便上几个煎饼和几棵大葱。你也陪着，吃完后，你领司机去招待所先休息，我们老同学再好好聊聊。”

牟牧从旅行包里拎出一瓶人头马：

“二十多年没见面了，也算给老同学的见面礼吧，喝这个。”

一向不抽烟、酒量很小的蔡亦践，面对此情此景，真有点雪天故人来、大吉大利之感。想到这里，就听他高兴地说：

“就冲刚才老班长的那句话，今天我也开开斋，喝两盅。”

两杯酒过后，老蔡叫章主任要来一瓶洪山特曲。打开后，给自己倒了小半杯：

“我喝这个。”

鲁凡要过酒瓶，换了一个大一点的杯子，斟满后说：“我也喝这个，洋酒没劲，不解馋。”

话还没有说完，一杯酒早下肚了。

鲁凡边喝边唠叨开了：

“亦践，上个月给范汝成开追悼会，老同学基本上都到了，就差你和小牧。我们也帮你俩送了花圈。结束后，大家免不了有些哀怨情绪；牟牧在美国是来不了了，可你离省城不足二百公里，开

车不足两个小时，也不知你一天到晚忙些什么。别的都不说，同学一场，最后了，也不去送一送。”

不知是过于高兴还是酒喝得过猛，一向海量的鲁凡几杯酒下肚，明显地有些醉意。

“话又说回来，看你工作搞得如此红火，也给同学们争光了，都体谅了。”

此时三个老同学都显得有些激动，眼里闪着泪花。

饭桌一片寂静，主宾都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往事如烟，往事历历。往事丝丝缕缕缠绵绵……

上 部

第 一 章

一九五六年秋天。

暑假刚刚结束后，一群小孩子像小鸟一样蹦蹦跳跳地来到省师范大学宿舍区对过的市中区第一实验小学，乱糟糟地嚷嚷着：“上学了，上学了，和刘阿姨在一起玩了！”

六岁半的亦践，显得格格外活跃。

亦践排名老二，哥哥亦怀长他四岁，现在是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家中还有两个弟弟，父亲在部队工作，现仍在威海石岛。妈妈苏佩岚是师大附中教师，就住在师大宿舍。与实验小学老师刘常霞住隔壁邻居。刘老师的爱人也是部队的副师级干部，现在北京部队，不常回来，她一个人带着儿子谢国强。国强比亦践小一岁，两个小孩经常在一起玩耍打闹。今年，亦践报名上学了，听说班主任就是刘老师，妈妈很高兴。小亦践在幼儿院时期回家后经常去实验小学迎哥哥，听说可以每天由刘阿姨带着跟哥哥一起玩，所以显得特别高兴。

开学第一天，一年级一班五十七名小学生叽叽喳喳地说这说那。上课铃响了，刘常霞老师笑眯眯地走到讲台，面对同学，欢迎小朋友入校学习。不一会一位小同学嚷着撒尿，刘老师讲不要

急，开门左转弯一直走就到了。一个留着小平头的男孩子做了一个鬼脸，跳跳地跑出了教室大门。

“噢，撒尿去了！”

声音一落，室内的学生哄堂大笑，刘老师笑着对大家说：

“请同学们静一下，刚才给大家讲过了，既然是学生了，从今以后，大家都要遵守纪律，按时到校上课，认真听讲，不要乱讲话，不要吃东西。”

小亦践什么都感到新鲜，忍不住嚷道：

“刘阿姨，小国强怎么还没有来？”

刘老师止住笑容，严肃地说：

“蔡亦践同学，在学校不应叫阿姨，要叫老师。”

小亦践好像受到了委屈，放学回家边哭着边告诉妈妈，妈妈一边给亦践擦眼泪一边说：

“好孩子，刘老师说的是对的。你现在已经上学了，是大孩子了，对刘阿姨和其他老师，在家可以叫叔叔、阿姨，在学校要叫老师。”

小亦践似乎听懂了，一向听妈妈话的他轻轻点点头，不再哭了。拿着刚领到的新书嚷嚷着叫妈妈包书皮，并认真地说：

“妈妈，书皮要包好，刘阿姨……不，是老师，刘老师讲了，小学生要爱护课本。”

亦践在班上数年龄最小，又加上长得瘦小，五十七名学生中他排在第九号，安排到第一排最右边一个座位。上课以后，亦践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成绩在班里属中上等。因平时不好讲话，在班里同学们不太注意他。

车牧虽然稍大，但也只有七周岁，门牙没长齐，说话漏风，咬字不清楚。

顾若愚在班里最大，七岁半，长得白白胖胖，配戴一副小眼镜，因为口吃，回答问题结结巴巴。时间一长，小牟牧和顾若愚